



## 不望洋兴叹 振兴我中华

### 海外来鸿 一片丹心

这是阎立中同志最近从国外寄给我们的一封信。  
阎立中同志为我会学术委员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，1980年赴美国游学深造。

—编者

×××同志你们好！

上周收到北图寄来的《中国图书馆学会简介》十本，十分高兴，正好有些美国同行关心这事，我也有了据以阐述的资料，而且还可以适当分赠友好。

感谢你们寄来书。可惜没有信，不知是哪位寄的，向你们致谢总是不错的。

我有个要求：能否寄我《图书馆学通讯》1979—1980到目前各一本，以供在此向同行宣传，这里许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刊物。如还有，祈能寄我。书费请费神向科图采访部××同志处取（我每月工资由她代领，可从其中拿出书费来。）谢谢！

我仍在Columbia University上课，已读完了

①Organization of Library materials

②Advanced Cataloging & Classification

③Index & Indexing

最近在读“Modern Book Publishing”本月底就放假了。

假期7—8月我在South Orange, NJ的Selon Hall University Library参加实际工作两个月，然后去Lib. of Congress, NLM, NAL以及Harvard, Yale和西部Stanford之后，争取国庆前赶回来。

去年（前年？）美国图书馆访华团回来

后，向他们内部作了汇报，曾讲到：“中国图书馆藏书丰富，但工作业务技术是卅年前的……”等语，看后心中感触不少，又看到美国一些馆。我们只要努力，我们是有希望的，真想早点回来和同志们一道改变一些面貌。

我在这里很好，已完全适应这里的一切。匆匆祝好

阎立中 June 21/81

### 心有“余悸”抑主动工作

曾维祺

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，许多知识分子就因过去唸过几年洋文，或有些亲友在海外，或在某个洋机构中当过雇员而被作为崇洋媚外，洋奴或里通外国的特务加以怀疑。身受这种待遇的当然感受深刻，更由于这是前几年才发生的事，不易淡忘，或称之为心有“余悸”。这种“余悸”来自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——我是其中之一。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，他们虽有这样和那样的洋关系和洋影响，但他们并未背离祖国，游离国外；他们不愿成为寄人篱下的二等国民或三等国民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在全国解放之初，就亲眼见到了和旧“丘八”全然不同的纪律严明，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的可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；那些和旧“官僚”完全不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，吃苦在先，重担自挑的共产党干部，因而投身到革命阵容中来的。五十年代建国之初，在党的正确政策方针的指引下，他们真心诚